

1246-7/28-7

88



主编 孔范今

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

小说卷七



明天出版社

主编 孔范今
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

ZHONGGUO XIANDAI WENXUE BUYISHUXI

小说卷七

明天出版社

主 编：孔范今

副主编：刘海栖 张 华 李夜平 苑良珍

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

小说卷七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华光Ⅳ型计算机——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2.625印张 4插页 505千字

1990年9月第1版 1990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8619

ISBN 7—5332—1043—3

I·172(平) 定价：8.20元

目 录

无名氏

海艳..... (1)

附:无名氏和他的《海艳》..... 郭德芳(521)

杜 衡

漩涡里外..... (537)

附:杜衡和他的《漩涡里外》..... 张学军(712)

第一章 邂 逅

一

海幻着、亮着、梦着、蓝着，一片无极无限的蓝，蓝里面有船，有流动，有天空。白鸥在天蓝与海蓝间飞。黑燕在明蓝里翔舞。像一支绣银箭镞，白色文鳐鱼突然斜冲出蓝波，嘿疾的掠波飞，斜斜曲曲的，展开长长胸鳍如鸟翼。鲜烂烂的阳光投影在蓝色粼动里，无停休地编织金色的花圈、流动的花圈、华光四闪的花圈。波面漩起蓝色的弧、金色的弧，一环环的、一匝匝的。所有波形都是海的梦容梦态，海藉波语呢喃梦呓。一圈圈涡形成的涟漪，陀螺式的轂转且旋舞，按照水分子的轨道，描画着海的圆运动，四射起金色的泡沫、蓝色的泡沫、青色的泡沫。银蓝色的鲱鱼在蓝水里游。蓝褐色的鳟鱼在蓝水里洄。一些神秘的微细动物浮在海面上，琉璃样透明。屈折的光色从海底簇升上来，弯弯迤迤的，海面显出许多同斜折曲。海水温柔的相互摩擦，咸味渗透入蓝，也比例着蓝。蓝浪里簇漂着红色的海藻，绿色的褐色的海藻，它们象是海的一种幻想，聚散无定，时隐时显。海有着金色的绿色的褐色的幻想。海船现在似乎就在海的幻想里静静走。海现在

无限纯净，无限圆周的蓝：没有珊瑚礁，没有岩礁，没有岛屿，沙洲，矶岬，滨岸，一切明静而单一。海已变成一个大平原，一个开遍非洲蓝色莲花的平原，人可以骑一匹白马在上面永无休止的驰。在绵亘无尽的蓝色平面上，投印了天空的颜色，天蓝与海蓝几分不清。海船四周银鸥，愈飞愈多了，一只只拍着白色翅膀，象一群白衣女尼羽化了，带着一种空灵与素净，一种只有修道院才能飘散出的超脱芳香。这是一个有七色太阳有单色蓝天的初夏上午。海早闭上眼，浑身舒散出梦中的蓝色情调，透明度浓浓的，水色淡淡的。白色海船在蓝海上走，走得轻松极了，象一朵白色花飘在蓝天里，又象一轮白色月亮游泳在蓝云里。人意识里很难分别船是走在海上，还是走在天上，是在水里，还是在云里，天海水都溶成一片玉滢滢的蓝。

印蒂又站在海的面前。他终于又和海在一起了。

他站在甲板上，凭着栏杆，深深凝望海。甲板上有有人在散步，有人在看海，有人在谈天，他们的声音和动作形成一些复杂而不安的球体，飘在船头上。但这些球体丝毫不影响印蒂。他整个情绪都贯注到海上。自从上船以后，他就把海当作一本圣经，从早翻到晚，几乎连整个船的存在都忘记了。他大半时间都消磨在甲板上，专一看海。看倦了，就闭上眼假寐。醒了，一睁开眼，到处是蓝。

海！这个魔迷的存在！伟大的存在！永远是一种汲不涸竭的智慧圣水！永远给他以启示和沉思！它给他最大的启示是：生命不只有暴风雨，也有美丽与和平！现在，它就把这纯洁的和平捧给他，平静他那曾被暴风雨激荡起来的急促血流。这正是灵魂的两种界域：冲过暴风雨，灵魂必须静躺在和平牧场上。他现在心境正象面前这片静海：厌倦暴风雨，厌倦血腥，厌倦那些火坑、

陷井、丑恶，污秽，以及那些凶厉的面孔。他现在唯一渴望的，只是一点圣洁、一点美、一点梦；不折不扣毫不掺杂任何相反材料的梦。生命绝不是独断的教条，也不是长长法官席上的铃声，也不是粗暴的少林拳，或文雅的太极拳，更不是要窒死人的那些狂乱吼声。生命只是一点不穿任何一点外衣的美，一点不围任何裙子的静。在这种永生的美和静里，任何虚幻假托全不存在、也全无必要。也只有藉这种永生的事物，才能斫掉那些肮脏的手，那些卑污的树。目前这个人间，永远伸出漆黑一片的手，它们斫掉一棵漆黑的树，却又栽了两棵，斫了两棵，却又栽四棵，斫伐者黑眼里一片昏花，再分不清那原先所定的界限。他有什么理由再去挤到他们中间，做一个终生看不见真天空真云彩的黑暗斫伐手？真天空真云彩现在不正在他面前？凑热闹挤在黑暗森林里的人，哪里能看得见这些？他所有要求于生命的，现在不都出现了？宽大、自由、平静、美丽？过去十年暴风雨抵不上现在一点钟、一刻钟、甚至一分钟、一秒钟！这一种和平与美，对他是一个绝对陌生的世界。那些在血里面吼叫的人，始终唾弃这个世界，但他们被血弄歪扭了的思想，不正需要这个世界的纯净来扭正过来？他们那些被血染模糊了的眼睛，不正需要一点海水洗干净？血，特别是模糊复杂的血，并不是真理的唯一大律师。真理的律师太多太多了。人没有理由拥抱这个律师，踢走别的所有律师。

在现实政治斗争中，他多年所求不到的绝对，现在他在一秒钟内就求得了。在海的面前，再没有手段、怀疑、猜忌、阴谋、诬陷、卑劣、残忍。这里只有一个绝对完整的表现：它诱惑人无条件要活下去，召唤人绝对向永生走，向生命最深点走。这时候，人不再感到生命的粗硬，人会用一种感激的情绪，来交出自己的一切！

“啊！海！我感谢你！你告诉我生命中最高的部分！……今后我要接受你的思想，用一个崭新的观点来看世界、看宇宙！……”

印蒂思想改变，绝不是一种偶然。自从到南洋S埠后，他的生活就划了一条新的红线。半年来，在南洋群岛，由于那些高高的椰子树，由于阳光和海水，由于长长的平平的海岸，由于热带的赤裸裸的气氛，他的精神走入一个新领域。极度人间的阴暗，被南洋的阳光照亮了。极度凝定的郁闷，被南洋海水冲掉了。在这些簪插着原始素朴的岛上，人的复杂思想感情渐渐统一起来。那双因阳光而分外明亮的眼睛，慢慢看到人类的原始根源，以及一些在骚嚣社会所看不见的东西。人可以听到一种充满永恒音符的单纯曲调。他开始感到：这些岛上许多由阳光和海水编织的存在，应该带到那地狱式的人间去，带到那些除了血再不知别的存在的人群中。

印蒂本打算在南洋住一个长时期，林郁也希望他这样。可是，他过去那段灾祸似乎还没有唱完，居然在南洋出显一支尾声。当地有人告发，说他是共产党，到南洋负有秘密使命，并举出他在光明报所发表的一些专论为例。在这些文章里，他积习难除，依旧用新兴社会科学观点来分析许多国际问题，对大英帝国照例怀着深度的憎恶和轻视。政治纠葛再加上反英，（二者实一）他被当局驱逐了，几乎连累光明报也要停刊。林郁很气愤，决定向报馆董事辞职，但因为一些交代手续和杂务，他还得多住一两个月，印蒂便先回国。印蒂知道：这一套把戏是K党驻S埠支部在闹鬼。按照他过去的脾气，他应当愤怒极了，但他只付之一笑，认为是一场很滑稽的无妄之灾。加之母亲不时来信，提醒他去年所答应旅行期限，（不超过半年）他决定提前离开南洋。这

次回国，他还带着点另外计划：打算在家中住一个时期后，就找一个山明水秀的风景区，好好过一点诗意生活。他要修正柏拉图的论调：不仅要写诗，也要活在诗里。照他现在看来，这个世界实在比他过去所感到的要大得多，大得正象他面前的海。在海里，一个人可以泅泳、可以打架、可以钓鱼、可以泛舟，也可以躺在海滩上晒太阳。人的手足是自由的，它们尽可表现自己所愿表现的姿态。

印蒂在甲板上来回散步，一种说不出的欢乐情绪裹住他。他被海整个抓住了。海实在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渊，它剥掉人所有肉体空间，却又填满人所有精神空间。在这片蓝色无极里，印蒂整个实体化成一片灵空。他每一条血流都往这片蓝流去。他瞳孔中每一粒水晶分子都溶入无限。无限渗透他，象湖水渗透苔草。他的手足不再是摸触体，而是呼吸体，一毫最微细的动弹，就能深呼吸到无限的浓氛。他极沉重的自我存在，也凝成无限的一粒细胞。他自己整个空了，只剩下沙粒一点大的胶状意识，隐隐能联系外界的最后媒介。在这片生命母体的蓝色里，他整个心灵大起来。海强调了他的拥抱力。从此他更喜欢拥抱了。海用蓝用音告诉他：生命最高的力量是拥抱。他必须从大拥抱里深味宇宙，了解世间。一双从未拥抱过的臂膀，只是残废的朽枝。

海也是一种生物，专门制造无限描画无限的生物。它用蓝、用圆、用流来描画。它把无限涂髹上太阳的金，又抹上风痕迹，再渗上天空的投影。这是一个宇宙以外的生物，它用蓝表现它的青春，用黑表现它的深，用暴风雨抒发它平日所埋葬的另一面。尊敬这个生物，从中才能了解人性最底面，才能把握住生命的真实手臂。

印蒂带着酒徒情绪，站在海面前。他睁着酒徒的眼睛，瞭望

海。世界上最伟大的酒，是海，但习惯喝它的人并不多。他勉励自己：他必须养成这一嗜好。只有这一嗜好深切固执化了，他所有的病才能根治。他不须到西天找金丹，药就在他身边，他眼睛象两片饕餮的嘴唇，无厌的啜吮这蓝色的药酒。渐渐的，海的不死感觉渗透他。他确信世界真有不死的存在。

二

夜晚来了，月亮从海平面升起，象一株银色火，又冷静，又精炼。海上立刻釉了层崇惑色彩。整个大海幻成个妖娆的女巫，抖动着罗可可式的蛊惑，诱人投向她，虽然投向她只是投向危险。白色睡莲花，无数千万朵，恍恍惚惚，梦样展在海上。月光把海造成一座白色花苑、一个花式的海。适应海面水分子圆运动、椭圆运动和水平运动，这一片白色作圆舞蹈，拍着缓静的节奏。对照海上这片白玉，天上一片深蓝，蓝中又一片透明：是星斗。天和海似乎本只是一个存在体，一个无穷无限的巨大蛤蜊，忽然张开来，上面蓝，下面银。

在蓝和银的界限内，轻驰着亚热带海风，象麋鹿，敏捷而温柔，带点咸味。在海风缭绕中，渐渐的，月光也染了点咸味，那片乳白色不只冲入人的眼帘，也钻入人的唇舌。

这样的海上月夜，印蒂常不想睡。所有搭客都休息了，他却独自走出舱室，静悄悄的，沿吊梯爬上船顶，踱到一只白色救生艇旁边，坐在一只沙发摇椅上，独自享受海。夜里看海，他愿意爬上船顶，不愿站在甲板上、栏杆旁，有两个理由：第一，甲板四通八达，经常有旅客散步，容易碰见人。船顶比较幽僻，除水手外，

平常闲人较少，夜深时，一片孤寂弥漫一切，他可以孤独的留在这里。也只有在这种绝对孤独中，他才能绝对占有当前一切景色。第二，要整个拥抱这样的月夜和海景，一个人与蓝天间，必须毫无阻物，感觉自己与所有空间赤裸裸联成一片。因此，只有赤裸裸直接站在蓝天下，前后左右，一片光荡，他才能深深走入海和月光里。站在甲板上栏杆边看月夜海景，好象戴了副铁手套和爱人握手，不是味道。

基于上面两层理由，他一上船，从第一个月夜起，每夜都跑到船顶消磨许久。今夜，他又踏上船顶。可是，才一站定，一个充满预感的现象立刻又抓住他。他不禁吃了一惊，愕然道：

“啊，怎么又是她？”

是的，正是她！这是第三次了。真有点鬼气。

印蒂欣赏月下海景，加了两个前提，总算设想周到，但从第一夜起，他就发现它们缺少了半边。靠船首无线电天线处，隐隐的，居然有一个白色形体。他当时全副心思，都贯到海里，并未去仔细追究。昨晚，他再来时，才觉得这个“半边”真是缺定了。靠船首确有一人。不只是个“人”，并且，（经他详细观察后）还是个女人。这一夜，他仍全神看海，并不去理会。他想，海是大的，容得起各种眼睛，各有各的海缘，以及看海理由，……。可是，今夜，这是第三夜了，他又碰到她。他再也不能无动于衷。他两眼象是挂上钓钩的鱼，不时被一股力量从海里拖扯开去。他仔细端详了几次。她面对海，他看不见她的脸。她唯一的符号，只是那点白：一片白色装束。她整个人似乎深深沉入海里，海以外的存在，对她只是一个零。船顶装镶着厚厚橡胶，人走在上面，并没有脚步声，他又是坐在机舱顶蓬附近，她根本就没有觉出他的存在。

印蒂对那白色存在望了一会，眼睛终于回到海面，让自己思想堕入海底。渐渐的，一些幻想灿灿烂烂飘起来。他面前似乎并不是海，而是大卷大卷的雪，露洒晃曜，闪烁了暗夜，也代替了暗夜。这丰饶的雪景簇新而普洽，把世界改造成一个亮的世界、晶的世界，晶晶亮亮中一片谧静。这种静正是月光的特色，却分外豪华的在海上表现了。沉重的机轮声轧轧响，比照的更夸张了这静。海现在好象并不用一种美来俘他，而是用一种静来捕捉他。海，一个狂暴精灵，这时却又白又静，象意大利云田石一样温柔，且带着点肉感，又迷人又粘人的肉感，他实在无法抵抗。他深深沉进去。他几乎要发出一种呻吟。

不知沉了多久，在无限白静里，偶转头，他又遇见船首那片白色存在。真奇怪。它竟象这海静一样感动他。在这样的月光下，在这样的海上，在这样静夜里，那女人即使是一块冷冷岩石，也会发生一种挑逗意味，一种热力。

他禁不住一阵颤栗，那女人似乎突然从他身外跑入他身内。他附近实在存在着一片异样力量。他开始感到它的蔓延性和侵袭性。“难道会发生一点事情吗？”他预感式的想。他沉思了：这一预感并不缺少理由：一个白色的海，一个白色的夜，一个白色的女人，这三者联串起来，就够发生一点事了。

现在，他正式转过头，向她那面望去。巧极了，不知道由于什么灵感，她仿佛突然发觉他，也转过头来，开始打算辨识他。但她只斜偏了点脸，并不正对他，因此，他只能看到她的侧面，抓不住她整个脸轮廓。她斜过脸，一发现他，正式端详她，立刻又转回头。

他没有看清她的脸，并不失望，却向她那一方走了几步，正式端详她的形体。她穿一件西式长袍子，是透明的丝质。袍子似

乎有无限长，又无限白，把她本来修长的身材，更衬映得苗条了。她象雅典神庙一根白大理石圆柱，华贵而和谐。她繁茂的幽黑卷发，长长的散披在两肩上，随风飘舞，给人一种大森林感觉。她整个人似乎就是大森林产物，只由于一阵偶然海风，才从神秘大森林里吹出来，吹到海上。她全部姿态，就是一种飘，一种升腾，在飘和升腾中，并不缺少雕塑式的华严。人对她望久了，不仅被唤起无限飞飘和无限升腾的欲念，同样也会唤起一种渴望庄严的欲念。……

印蒂还没有看完，立刻转过脸，面临大海，喘了口气，如释重负。一种警告在他心里想：“这个姿态是一种危险！”一点也不错，对于男人，这种姿态，常常会变成一种谋害。假如说海流和海蓝能泄漏海的秘密，一个女人内心所藏的珠宝钻石，也常会透过形象姿态而放光。他刚才的短短瞭望，很象圣徒朝拜科隆大教堂，还无须踏上石阶，登堂入殿，只要远远望一下那高高飞腾的哥特式塔尖，就可以直觉肯定：堂内会蕴藏无量数更飞腾的存在。这也许是一种命定：有怎样的姿态，就会有怎样的脸，怎样的心灵！他不敢再联想下去。

约莫有二十分钟左右。他静静望海，不再转头。

不久，一个古怪念头又升起来，他忍不住又转过头，向她那边望去。才一转头，他吃了一惊，她正转脸端相他。象一阵电光石火，四只眼睛碰擦了。她怔怔瞪了他一会，立刻又转过脸，这刹那间，他获得了这个年青女人的全部脸轮廓。

他喘了口气，闭上眼：这正是一副叫他感到生命残酷的脸，一副叫人在第一眼就想停止呼吸的脸，一副过一百万年也不会忘记的脸。

在白色月光的刺绣里，这年青女人眼睛里闪着三种颜色：深

沉、黑暗、明亮。她脸上交替着三种情调：印度红玛瑙、北极的雪、波斯的古芦荟。她脸孔是一个天空，盛夏白云放亮时的白色天空，上面出现几种古希腊造型产物：高高的鼻子，弯曲的薄薄红唇，弧形的颊，以及一些象海上气候一样不可捉摸的神秘线条和光影。她充满雕塑感的脸轮廓不过是一种透明薄幕，透过这层幕，一只犀利眼睛，可以直入幕后，捕捉住那极丰茂的灵幻存在。人不难发现，她深深埋藏着的整个精神状态象一场古代犍舞，蕴蓄着无穷的婆娑和迂回，无量数的波浪节奏和旋律，以及一些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事物。

这是一个磁极式的女人。在第一个刹那，人就可以从她灼热眼睛里，体味到她内在的一股神秘旋动力。她所有姿态与动作，不只是一种立体形象线条，而是从她核心里旋滚出来的有机产物。这是一个懂得建立核心并表现核心的女人。和她在一起，你很容易被重重缠在一座深沉雾围里。你会感到：你四周涌起一圈魔祟的晕。在这层渗透性的晕光里，你经常用的那杆天秤粉碎了，代替的是一片深沉的感觉惰性。从这惰性绵延里，你感觉整个世界换了副脸：极异样，又极诱惑。这种女人所给人的印象，永远是刑罚式的烙印，一次烙上，一辈子别再想揭开。不同的是，由于年龄，她魔力的调子还带着口哨味和笛味，并不地狱式的沉重。一双江湖老眼可能穿透她浑身浓烈色彩，看到一片新鲜而朴素的内层。但印蒂的经验却不许他这样感觉，他给她浑身那片油彩眩昏了。

读(不是看)完这个女人的脸，印蒂象活完了一个世纪，一种异样长长的感觉贯通他。紧接着是他内心的喊声：我的旧世纪也完了，一个新世纪来了。

船幽幽前进。驾月光，骑波浪。船尾处曳起一阵宏壮涛声，

象一些轮滚体，在月光里无停休回旋。海裸出银色胴体，弧形味的扭摆，好象月亮就是她的情人，她要整个委身给他。一簇簇银质光辉熠烁在波顶上、波谷里，所有波面彻成一些风信子石编织的羽扇灿烂挥动。一些夜光虫在夜空里飞。天空愈益蓝静了。

望着海上月光，印蒂说不出的觉得异样难堪。

他决定向船首走去，打算仔细看看。

可是，他才举步，走不几步，那个白色女人似乎敏感到什么，突然绕了个圈子，轻轻走向吊楼，立刻消失在楼梯口。

当她向吊楼走去时，远远的，印蒂端相她的背影。她走路的姿态实在动人，好象一个在天堂里寻找上帝的圣女，步态又庄严，又虔诚，仿佛每一步都代表一个高贵的思想，一团高贵的感情。

这一晚，印蒂回到舱里，第一次失眠。

他躺在床上，默想着一些从未想过的事。

三

这是第四个夜。印蒂第四次踏上船顶，享受月光，享受海和夜。

海非常静，静得象入了禅定。海上充满禅味。青色波浪上下运动，并不牵累海底流，只浅浅影响海面，叫海平面添了一层华尔兹的温柔情调。海仿佛也能自我欣赏，它懂得：只有这种青色的月夜，才能表现它最圣幻的一面。因此，它伏贴极了，除了船首船尾，再没有冲流和急浪，更没有逆涛。到处是轻浅的涟漪在涡漩。青色的月，比昨夜丰满，也更幽魅了。随海上“漂流”，它的光

也四处浮漂，无量数青色投影，弯弯曲曲的、幽幽丽丽的，随波纹抖颤，好像是冠在乐谱前面的无穷♩符号，征兆音乐家的无穷冥想和幻感。亚热带天空的星斗似乎分外明，长长长长的直垂下来，和波浪上这许多青色♩形联成一片。几只海鸟从月光里飞出来，又远远消失在月光中。青色波浪里，一两条银色飞鱼惊跳着，仿佛遭了个梦魇，从梦里惊醒了。鱼跃处，偶然有一簇簇黑色海藻漂浮，象是一片片少女黑发，黑暗而情感的点缀着水面。这是一个青色的夜，青色的海。海和夜都变成一种音乐符号，昭象无穷青春的绵延，无穷的青色神秘。一座青色的天，一片青色的月光，一汪青色的海。在这样广大的青色背景下，整个世界不再是造型的了，而是一种最最简单的，几乎等于无形的形：雾形。一个雾形的世界！世界的颜色，也正象一个西班牙修女薄暮倚窗时半睁半合的梦眼的颜色：那种介于透明和阴暗之间的颜色。在这样一个幽魅朦胧的世界里，人活着，象烟，象树叶子，人是一种静静氤氲的烟，一种静止的树叶。人变成一种氤氲体。人和人的关系，正象一片烟溶于另一片烟。

印蒂在那只白色救生艇旁边散步。他心里充满了四周的神秘情调。他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大雾里走，松柔极了，一种比云彩还温柔的说不出的青色笼罩了他。那片青雾给予他的感觉并不复杂，在它里面走，他只有一个感觉：他象一团云彩，轻轻蠕飘。四周一切动态都静止了。所有生命线条和形象都单一化了：化成一片橄榄体。一切色彩都泯没了，只溶成一片不透明的却极温柔的青。他就走在这青里。他自己就是一片较深沉的青，一团较深沉的雾。他无思想无意志的飘着。他的感情烟一样的美丽而轻松。似乎并不是他在活动，而是他的感情在动。不是他在走，在呼吸，而是他的感情在走，在呼吸。他轻烟样的飘来荡去，一种

并不深沉却很神秘的美浸透了他。

印蒂散步了许久，停下来，向船首望去，那里空荡荡的一片。那株白色竟没有出显。他微微感到惊讶。

他今天来得特别早，原为了想早点看看那白衣女人。他要看着她怎样出现在吊梯口，怎样向船首走去，又怎样立定了，看海。他初来时，好几个海员还在吹海风。待到十点钟左右，他们才纷纷散去，又剩下他一人。他对船首又投了一瞥，暗暗纳罕道：“今夜她难道不来了吗？”

这个神秘的月夜，缺少了她那点白，好象名贵磁器缺少了一点重要的花饰。今夜的海正是个淡青磁器，精致极了，可是，没有她那朵花饰，依旧是一件未完成品。海需要她来完成。月夜也需要她来完成。

他来回踱着。时间过去了。他渐渐局促不安。当一个人被一种希望所影响时，时间常是一种制造不安的因素。

可是，正当他孤独散步，微微不安时，远远的，在吊梯口，一株白色形体影子绰绰出现了。

印蒂停下步，眼睛矢镞样射去。才射出不久，他突然觉得不妥，连忙掉转脸，面向船尾，和她方向正相反，好避免她的注意。

那个白色形体，离开吊梯后，向四面端相了一下，似乎不仅‘知’觉他存在，也‘感’觉他存在。她在烟囱附近站了几秒钟，好象有些踌躇，但终于向船首走去，仍在她前几夜的位置上站定了。四周的综合海貌和月貌，已形成一种奇异力量，它们极顽强的进攻她，不仅要抓牢她的脚步，也要抓牢她的思想。在这一威胁和蛊惑下，渐渐的，她思想里的最后一抹阴影给剥掉了。

印蒂也停止散步，在那只白色救生艇旁站定了，低头看几只